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 文献汇集

照那斯图

(ENAST)

東京外国语大学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 Cultures of Asia &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上巻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 文献汇集

八思巴字

照那斯图

(JUNAST)

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献 II 文獻汇集

平成3年3月20日

発 行 東京外国语大学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東京都北区西ヶ原4-51-21

TEL 03-3917-6111

印 刷 株式会社 東京プレス

東京都板橋区桜川2-27-12

TEL 03-3932-9291

© 1991 b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ILCAA),
Tokyo Gaikokugo Daigaku, 4-51-21
Nishigahara, Kita-ku, Tokyo 114, Japan

目 录

引言	1
一、官方文书	6
§ 1. 薛禅皇帝牛年(1277~1289)圣旨(1)	6
§ 2. 薛禅皇帝牛年(1277~1289)圣旨(2)	11
§ 3. 薛禅皇帝牛年(1277~1289)圣旨(3)	16
§ 4. 薛禅皇帝龙年(1280~1292)圣旨	21
§ 5. 完者笃皇帝牛年(1301)圣旨	28
§ 6. 完者笃皇帝马年(1306)圣旨	33
§ 7. 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圣旨(1)	38
§ 8. 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圣旨(2)	43
§ 9. 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圣旨(3)	48
§ 10. 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圣旨(4)	53
§ 11. 普颜笃皇帝南华寺圣旨(1)	61
§ 12. 普颜笃皇帝南华寺圣旨(2)	66
§ 13. 普颜笃皇帝马年(1318)圣旨	71
§ 14. 格坚皇帝猪年(1323)圣旨	76
§ 15. 妥懽帖睦尔皇帝猪年(1335)圣旨	82
§ 16. 妥懽帖睦尔皇帝鼠年(1336)圣旨	89
§ 17. 妥懽帖睦尔皇帝成都圣旨	94
§ 18. 妥懽帖睦尔皇帝兔年(1351)圣旨	99
§ 19. 妥懽帖睦尔皇帝猴年(1368)圣旨	106
§ 20. 答己皇太后猴年(1320)懿旨	113
§ 21. 答己皇太后鸡年(1321)懿旨	118
§ 22. 安西王忙哥刺鼠年(1276)令旨	123
§ 23. 皇太子安西王令旨碑文末三行字	128
§ 24. 小薛大王兔年(1303)令旨	131
§ 25. 海山怀宁王蛇年(1305)令旨	137
§ 26. 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鸡年(1321)法旨	142
§ 27. 禁约榜(1)、(2)	147
二、宗教功德记	151
§ 28. 居庸关石刻(东壁)	151
§ 29. 居庸关石刻(西壁)	163
§ 30. 敦煌六字真言	180
三、牌符	182
§ 31. 银质金字长牌(1)、(2)	182

§ 32. 铁质银字圆牌(1)、(2)	186
§ 33. 四种文字铜质圆牌	190
§ 34. 三种文字铜质圆牌	192
四、图书	
§ 35. 《萨迦格言》残页(1)、(2)、(3)、(4)	195
§ 36. 天理大学存刻印本残页	212
五、其它	
§ 37. 忽必烈圣旨录	216
§ 38. 石刻题记一则	220
§ 39. 酒坛铭文	222
§ 40. 一姓氏	224
主要参考书目	226
后记	228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

引言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多数是元朝官方文件的石刻，其中包括皇帝圣旨、皇(太)后懿旨、皇太子(诸王)令旨、帝师法旨和政府机关的禁榜等。此外，还有宗教石刻、牌符文字、图书残页等零星资料。

在把这些资料一一介绍之前，这里首先就圣旨、懿旨、令旨和法旨的起首语作一说明，因为起首语是认定文件性质的前提，考订文件颁发人和颁发时间的出发点。

这四种文件的起首语有固定内容和格式，彼此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是各用自己名称，其汉语白话译文如下：

圣旨—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圣旨”原文为 *jarlig*)

懿旨—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皇(太)后懿旨 (“懿旨”原文为 *·idži*，係汉语借词)

令旨—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某某(封号或名字)令旨 (“令旨”原文为
·üge/bič'ig)

法旨—皇帝圣旨里，帝师某某(名字)法旨 (“法旨”原文为 *hüadži*，係汉语借词)

因为在起首语中分别出现文件各自的名称，所以对这类文件性质的认识可以做到一目了然。但由于皇帝和皇(太)后在自己颁发的圣旨和懿旨上从不写名，此外，这四种文件的纪年往往单用十二生肖，因此对于我们后人来说，确定圣旨和懿旨的颁发人，以及确定那种单用十二生肖纪年文件的具体年代，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靠历史文献考证工作，但我们在里要讨论的是，这类文件本身也向我们提供某些可利用的依据。如圣旨颁发人的确定，可以利用圣旨本身的有关内容和体例。据已发现的资料，八思巴字蒙古语护寺圣旨都要引述前帝圣旨，只有个别例外。多数情况下按即位顺序排列前帝至自己的前任，个别情况下只列一位自己的前帝。因此我们可以按元王朝诸帝即位顺序推定某一圣旨颁发皇帝是谁。例如，某圣旨引述前帝有成吉思皇帝、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那么该圣旨的颁发人就是在薛禅后即位的完者笃皇帝。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1. 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中，引述元以前的蒙古皇帝圣旨，仅提及成吉思和窝阔台皇帝(窝阔台的名字有时省去，只留“皇帝”或 *ga·an* 一词，在白话译文里有“合罕”、“匣罕”、“哈罕”等多种音译)，因此，如某圣旨的引述中只有他们两位，该圣旨的颁发者只能是忽必烈皇帝，而不会是他以前的皇帝，因为八思巴字是忽必烈时候才有的。

2. 据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原文和收在蔡美彪先生所编《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以下简称《集录》)中的圣旨白话译文，妥懥帖睦泰皇帝圣旨中引述前帝时一概不提也孙铁木耳皇帝即泰定帝(请参阅《集录》(81)至(90))，扎牙笃皇帝即文宗图帖睦耳有时也不提(请参阅《集录》(86)至(90))，在扎牙笃圣旨中不提也孙铁木耳皇帝(请参阅《集录》(78))，尽管他们发布过同类圣旨(请分别参阅《集录》(76)、(77)和(81)至(85))。因此，如遇有引述前帝止于格坚或护都笃的圣旨，而需考订其颁发人，不一定准是也孙铁木耳皇帝或扎牙笃皇帝，还可能是他们的接任者忽都笃或亦怜真班，仅可能用文献记载加以考证。

3. 据查看《集录》，第(54)至大二年三月初六日圣旨无疑属曲律皇帝，但它引述前帝圣旨却止于世祖皇帝即薛禅，而未及完者笃，这是一个违背通常体例的例外，如果不是石刻或抄录者的遗漏。另，把第(37)猴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圣旨和第(39)鸡儿年二月初一日圣旨的公元纪年蔡先生分别拟订为1296年和1297年即成宗元贞二年丙申和成宗元贞三年丁酉，就是说这两道圣旨的颁发人是完者笃皇帝。但是，从引述前帝的通常体例看，这两道圣旨的颁发人应该是薛禅皇帝。倘若如此，圣旨的猴年和鸡年或是至元九年壬申(1272)和至元十年癸酉(1273)，或是至元二十一年甲申(1284)和至元二十二年乙酉(1285)。由于这两种说法目前均无确凿的根据，这两道圣旨的颁发人和颁发的公元年代，只能留待以后再考。

明确解决了护寺文件的颁发人，那些单用十二生肖纪年的文件的公元年代的确定也就有了可能。但是，如果在既定时间内遇有两个以上的生肖纪年，除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找材料考定外别无它法。在我们介绍的文件中有这样的问题，由于我们一时无从考证，只好注明两个公元年代，留待以后解决。

下面一一介绍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在介绍中每件作题解外，还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 原件照片：我们介绍的文件，均以原始实物为依据，其中大多数属石刻，其照片均拍自拓本。为了查对方便，在原件照片上我们附加阿拉伯数字标出了它的行次。

2. 拉丁转写：我们没有用所谓标字和标音的两套符号，只用一种标字性质的转写符号，并以列表对照方式标明了八思巴字母和我们所用转写符号的一对一的关係。我们在转写中直接采用了以词为书写单位的办法，而跳过了以音节为书写单位的八思巴字书写形式的转写，这是为了避免再增加一倍的篇幅。至于八思巴字母所代表的音值，恐怕难以单用一个转写符号能够说清，因为其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对于一些问题，如元音字母的字形体系问题，零声母符号问题，以及一些书写法问题，我们曾专门表示过自己的看法（详见本书 I 研究文集有关文章）。这里限于体例和篇幅，只就第35号字母的音值问题作个简单说明。

对于这个字母传统的转写法用符号“q”，我们没有用它而用了“g”，这是为了表明我们的这样一个看法：这个字母表示小舌塞音（这一点上多数人看法一致），但它并不始终都表示送气音[q']，在一定条件下它还表示相对的不送气音，例如在元音后（音节末）即读不送气音即[q]。这里我们仅用八思巴字母内在的结构特征来说明我们的上述看法。

从藏文字母和八思巴字母的关係看，𠁧、𠁩两个藏文字母在八思巴字里派生了第2、3、35、36、38共五个字母，列表如下：

藏文	𠁧	𠁩
八 思 巴 字	35 𠁧	38 𠁩
	2 𠁨	3 𠁪
	36 𠁧	

大家知道，学术界公认，字形结构相对的2号和3号字母表示舌根塞音，它们的对立只是前者表示送气音，后者表示不送气音。由此我们不难推定，与它们同源而字形结构同属一个体系的另一组字母即35号和38号字母是表示小舌塞音，它们的对立也只是前者表示送气音，后者表示不送气音。问题在于，人们从未发现第38号字母在实际文件中的应用。对此笔者认为它在八思巴字母表中的出现和未在实际文件中的应用分别证明两件事：即在元代蒙古语中存在小舌不送气塞音；但它与小舌送气塞音有各自的分布条件（如元音前读送气，元音后读不送气等），或者两者自由变读，因此它们不构成对立的两个音位，这一方面它们与舌根塞音不同，后者的送气与不送气虽然在很多词里存在自由交替现象，但两者的分布没有一定条件。也许正是上述原因，第38号字母才成了备而不用的字母。

下表所列字母，及其顺序和汉译，均以《法书考》、《书史会要》等历史文献记载作依据。为了分辨和说话的方便，给每个字母加了顺序号。转写符号是由笔者和杨耐思先生共同拟订的，由于考虑到蒙汉两个语言语音的不同和对八思巴字转写的传统不一样，这里对某些八思巴字母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转写符号，它们是第6、7、24、27、33、39号字母（斜线前的用于汉语，斜线后的用于蒙古语），请读者注意。此外，对八思巴字的复合字母，除了对蒙古语的 eo、eu 用 ö、ü 外，其余一律一对一地用相应转写符号转写。对于长元音和复元音在相应两个元音之间的零声母符号（·或 y）上面用一个“—”表示。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用于汉语的四个后增字母即 𠀤_{1} (hu) 奉、 𠀤_{2} (s2) 书、 𠀤_{3} (h) 匣、 𠀤_{4} (j) 玄没有包括在这个字母表里。

八思巴字字母表
(字母、转写、汉译对照)

编号	字母	转写	汉译	14	𠂇	p'	发	28	𠂇	s	沙
1	𢑁	k	葛	15	𠂇	b	末	29	𢑁	h	诃
2	𢑃	k'	渴	16	𢑁	m	麻	30	𢑁	,	哑
3	𢑄	g	𦵃	17	𢑁	ts	拶	31	𢑁	i	伊
4	𢑅	ŋ	俄	18	𢑁	ts'	擦	32	𢑁	u	邬
5	𢑆	tʂ	者	19	𢑁	dz	惹	33	𢑁	e / e	翳
6	𢑇	tʂ' / č'	车	20	𢑁	w	吻	34	𢑁	o	污
7	𢑈	dʐ / j	遮	21	𢑁	ʐ	若	35	𢑁	ə	遐
8	𢑉	ń	倪	22	𢑁	z	萨	36	𢑁	y	霞
9	𢑊	t̪	怛	23	𢑁	·	阿	37	𢑁	h u	法
10	𢑋	t̪'	挞	24	𢑁	j / y	耶	38	𢑁	—	恶
11	𢑌	d̪	达	25	𢑁	r	嚙	39	𢑁	e / e	也
12	𢑍	n̪	那	26	𢑁	l	罗	40	𢑁	u	呙
13	𢑎	p̪	钵	27	𢑁	ʂ / ʂ̪	设	41	𢑁	i	耶

3. 相应蒙文：考虑到读者的方便，这里的蒙文对转原则上按现行蒙文既定形式和正字法书写，不完全反映八思巴字的读音（事实上也不能完全表达），但对那些现已不用的语词或语法附加成分，如 č'ölge “路”（行政区划名称）、k'erē·e “牌子”、-da/-de（格附加成分）等，即按八思巴字的形式转写。此外，如果某词有古旧的写法而更接近于八思巴字的书写形式，那么也可以它代替现行形式，如对 hiru·er “护助”用 “irüger”，不用 “irügel”。

对于文献中的译音汉字，一律采用现行转写法，只有蒙文中固有写法的少数专名除外。

4. 汉译：我们的着眼点是力求解决白话汉语译文中难以理解的语法方面的问题。至于那些名词术语原则上沿用当时的叫法，以免引起误解。

除以上几点外，如果护寺文件有白话汉译原文，还立第五项录出。

本书所用专门符号的用法说明如下：

… 或…… 表示原件文字不清或剥落，前者代表一个字母，后者代表多字母

() 表示对原文所缺字的拟订

[] 表示对原文的补遗

{ } 表示对原文的衍文

< > 表示对原文前头字的订正

(?) 表示对原字的存疑

/ / 表示词干与附加成分之间结合时所增字母（连接元音不在此例）

(<) 表示前者是后者的音变

- 表示格与附加成分两者的界限，在原文行末表示移行

(x) 表示前一个字母笔画短缺或不正

一、官方文书

§ 1. 薛禅皇帝牛年（1277～1289）圣旨（1）

这是忽必烈薛禅皇帝于牛年赐与太原府石壁寺安僧录的圣旨。忽必烈在位时期（1260～1294）遇有两个牛年即至元十四年丁丑（1277）和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该圣旨究竟属其中的哪一年，现无从考证。有人认为这道圣旨属于1265年乙丑，但这种看法不能成立。李盖提教授认为1289年①。

弗朗克最先公布了它的拓本照片，同时发表了文章②。小泽重男也写有专门论文③。笔者在该圣旨所属具体年代问题方面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见本书 I 研究文集“关于玄中寺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刻”一文。）

刻有这道圣旨及其元代白话汉译的石碑在山西交城。蔡美彪《集录》一书未收此汉语白话译文。我们这里所载白话汉译原文录自碑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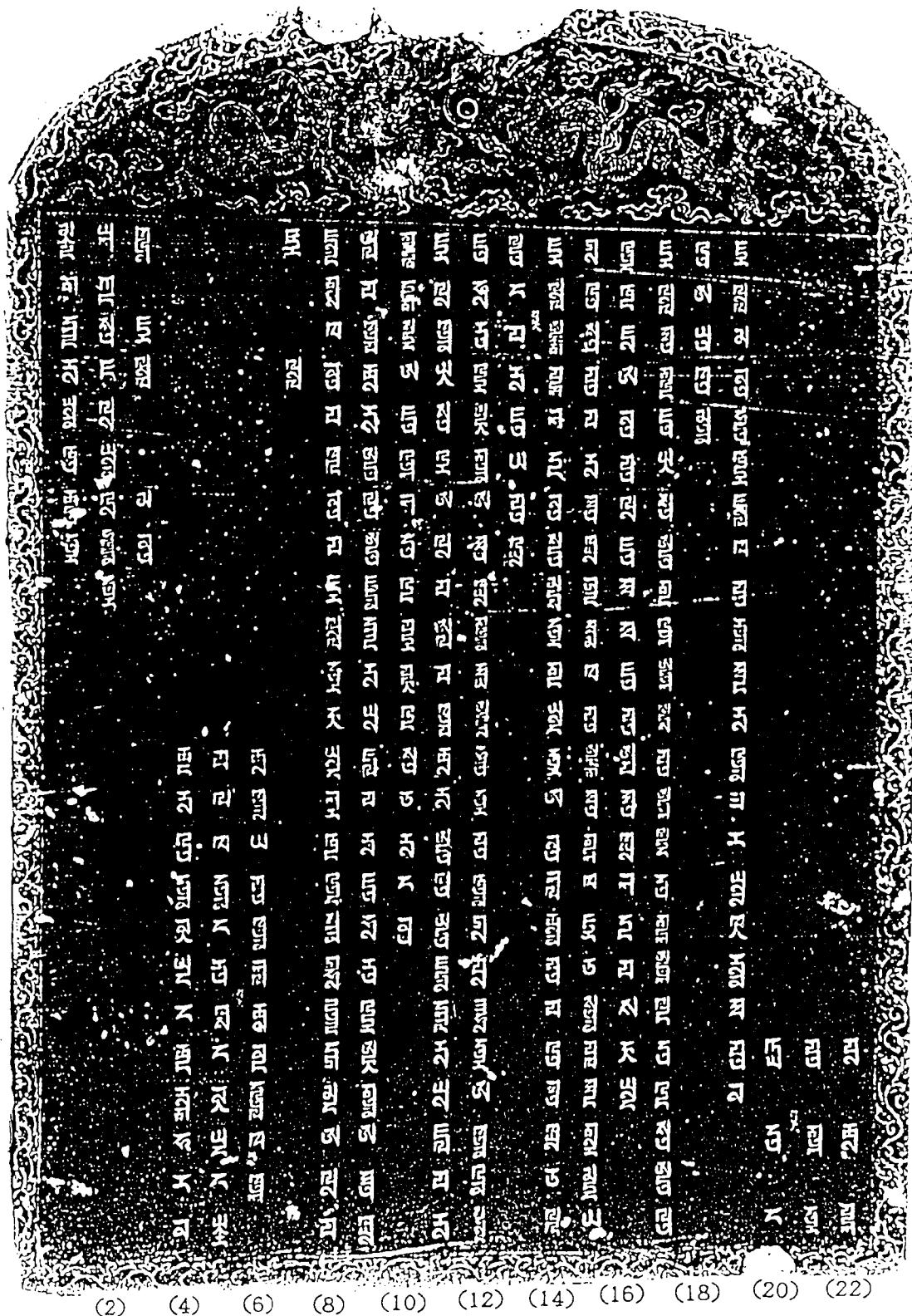
下面所刊圣旨照片拍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拓本。

① Louis Ligeti,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II*, 布达佩斯, 1972。见页 34。以下简称李书。

② H. Franke : Eine Unveröffentlichte 'p'ags-pa Inschrift aus T'ai-yüan, *Asiatische Forschungen*, № 17, 1966.

③ 小泽重男：《山西省交城县石壁山玄中寺八思巴文字蒙古语碑文の解读》，东京外国语大学论集 9 (1962, 3)。

§ 1 · 1. 原文照片



§ 1 · 2. 拉丁转写

- (1) moŋk'a dəŋri-yin k'uč'ü-dur
(2) yéke su jaŋi-yin ·ihe·en-dur
(3) ga·an jaŋic manu
(4) č'erı·ud-un noyad-da č'erig haran-a
(5) balacad-un darugas-da noyad-da yor-
(6) č'icun yabugun elč'in-e du·ulgacue
(7) jaŋic
(8) Jı̄ngis can-u ba ga·an-u ba jaŋic-dur doyid ērk'e·ud senš₁ hiŋud
dašmad 'ali ba
(9) 'alba ɕubč'iri 'ülü 'üjen dəŋri-yi jaŋbariјu hiru·er 'ögun 'at'ugayi
(10) ge·ek'degsed aju·ue édu·e ber bö·esu uridan-u
(11) jaŋic-un yusu·ar 'ali ba 'alba ɕubč'iri 'ülü 'üjen dəŋri-yi jaŋbari-
(12) ju hiru·er 'ögun 'at'ugayi ge·en t'aj 'uén huu-dur buk'un š₁i bi zhi
-dur 'aŋun ·an shiŋ
(13) lēu-da bariјu yabu·ayi
(14) jaŋic 'ögbeé éden-u süməs-dur geyid-dur 'anu elč'in bu ba·ut'ugayi
ula·a
(15) ši·usu bu barit'ugayi ts'aŋ t'amga bu 'ög̊t'ugeeé ɕajar usun bac
t'egirmed ya-
(16) ·ud k'ej(<d>) -i 'anu buliju t'at'aju bu 'abt'ugayi éde basa doyid
(17) jaŋict'u ge·eju yosu 'üge·ue 'üleddugee 'üleedu·esu 'ülü-
(18) ·u 'ayugu mun
(19) jaŋic manu hük'er jil cabur-un t'eri·un zara-yin corin t'abun-a
(20) taj du-da
(21) bugue-dur
(22) bič'ibee

§ 1 · 3. 相应蒙文

- (一) ынсаны үзүүлэлт дээр шалгуй чөлөө .
- (2) тэрэл үеүү мөрдээ дээр шалгум чөлөө .
- (3) бүтшэм тэнцүүм бүнэ :
 (4) элдэх чөм дээр тэнцүүм чөм . салдаа бүтшэм .
- (5) энгийнчилгээний чөм . тэнцүүм чөм . худ .
- (6) дэснээ гүйснээс бүтчүүнүү тэнцүүшснэр
- (7) тэнцүүм ..
- (8) тэнцүүлэх дээр үү . тэнцүү үү тэнцүүм чөмэн тэнцүүм .
- (9) тэнцүү . тэнцүүдийн чөм . тийвүүм бүтчүү .
- (10) тийвүүрэйн тэнцүүн .. бүрчүү үзүүлэх чөм тэнцүү .
- (11) тэнцүүм чөм тэнцүүн бүтч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н . тийвүү .
- (12) тийвүүлэх тэнцүүн чөм тэнцүүн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 (13)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 (14) тийвүүлэх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 (15) тийвүүлэх чөм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 (16) тийвүүлэх чөм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 (17) тийвүүлэх чөм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 (18)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 (19)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тийвүү .
- (20) тийвүү . чөм .
- (21) тийвүү . чөм .
- (22) тийвүү . ..
- бүтчүүн тийвүүлэх тийвүү .

§ 1 · 4. 汉译

靠长生天的气力，托大福荫的护助，皇帝圣旨。

向军官们、士兵们、城子达鲁花赤们、官员们、来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圣旨里说道：“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答失蛮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兹按以前的圣旨，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向太原府石壁寺安僧录颁发了收执的圣旨。在他们寺院，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向他们不得索取铺马、祇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抢夺他们的土地、河流、园林、碾磨等一切财产。他们也不得因持有圣旨而做无理的事。如做，他们岂不怕？

圣旨，牛儿年正月二十五日写于大都。

§ 1 · 5. 白话汉译原文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管军的官人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圣旨里：“和尚每、也里可温每、先生每、答失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交当者，拜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呵，依着在先圣旨里，不拣什么差发休当，拜天祝寿者么道，太原府里石壁寺有的安僧录根底，执把圣旨与了也。这寺院、房子里，使臣休口安下者。铺马、祇应休要者。税粮休纳者。地土、园林、水碾，不拣什么物件他每的，休夺要者么道。更这(和)尚每圣旨与了也，没体例的勾当休做。做呵，他每不怕那什么？

圣旨了也。

牛儿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前第九代住持沙门从吉立石

见住持传法嗣祖沙门元寔

本县杨玉刊)

§ 2. 薛禅皇帝牛年（1277～1289）圣旨（2）

这是薛禅皇帝也是于牛年向名叫拉洁·僧格贝的僧人颁发的圣旨。原件存西藏，上面盖有汉篆“御前之宝”四字印（共三处）。在1981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英文书①中，作为历史文献实例公布过两份资料的局部照片，其中之一（右）就是这道圣旨的中部一段，包括第15至18四行字。美国的J.包松教授就这两份资料的片断文字写了一篇文章②进行了研究。

我们有幸这里公布这道圣旨的全文。

① Jin Zhou, Zhu Li, Li Yuhoug, Tibet : No Longer Mediaeval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76pp.) Beijing, 1981. p.33.

② James Bosson, It's Springtime for 'Phags-pa! Kungl. Vitterhets Historie och Antikvitets Akademins Konferenser 12.

§2·1. 原文照片

